

谷崎润一郎

少将滋干之母

竺家荣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将滋干之母/(日)谷崎润一郎著;竺家荣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0.12

ISBN 978-7-5327-5203-4

I. 少… II. ①谷…②竺… III. 长篇小说—
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80584 号

SHOSHO SHIGEMOTO NO HABA

by TANIZAKI Jun' ichiro

Copyright ©1950 KANZE Emiko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CHUOKORON-SHINSHA, INC., Tokyo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

CHUOKORON-SHINSHA, INC., Japan

through THE SAKAI AGENCY.

图字:09-2009-560 号

少将滋干之母

少將滋幹の母

[日] 谷崎润一郎 著

竺家荣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于 婧

装帧设计 蔡立国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3.5 插页 3 字数 54,000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5203-4/I·2970

定价:16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T:021-56135113

故事始于那位有名的好色之徒平中。

在《源氏物语》^①“末摘花”一卷的末尾有这样一段：“紫姬吓坏了，连忙靠过来拿纸片在水盂里蘸些水，替他揩拭。源氏公子笑道：‘你不要像平中那样误蘸了墨水！红鼻子还可勉强，黑鼻子就太糟糕了。’”其实源氏是故意将自己的鼻头涂红，装作怎么擦也擦不掉的样子给紫姬看，所以十一岁的紫姬急得把纸弄湿，想要亲自擦拭源氏的鼻头，这时源氏开玩笑说：“像平中那样被涂上墨水的话就糟糕了呀，红鼻头还能忍受。”《源氏物语》的古本释解之一《河海抄》^②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：从前平中去某女处佯哭，因为哭不出眼泪，就把水盂偷偷地揣进怀里，把眼皮濡湿了。这女子看穿了他的把戏，便事先磨了墨放进水盂里。平中并不知情，用墨水蘸湿了眼睛，这女子让平中照了镜子后吟咏了一首和歌：“弄巧成拙妄自怜，好色本是此面颜。”据记载，源氏所言即出于此处。《河海抄》中的故事引自《今昔物语》^③，还说“《大和物语》^④中亦有此事”。可是现存的《今昔物语》和《大和物语》里并无记载。然而从源氏开这种玩笑来看，平中涂墨的故事作为好色之徒的失败谈，在紫式部时代

大概已经广为流传了吧。

平中在《古今歌集》^⑤和其他敕撰集中留下了许多和歌，他的家谱也大致清楚，许多物语里也记载了有关他的传闻，因此毫无疑问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，只是不能确定他是死于延长^⑥元年还是六年，而且其生年也无任何记载。《今昔物语》中说：“有名曰兵卫佐平定文之人，字平中，贵为皇孙，非卑贱之人。乃其时闻名之好色之徒，他人妻女、宫中侍女，不染指者少矣。”另一处说：“品格高贵，容貌俊美，气质高雅，言谈风趣，其时无人能与其媲美。且不说他人之妻女，宫中侍女亦无不被其捕获芳心。”正如这里所记，此人本名平定文(或贞文)，贵为桓武天皇之孙茂世王的孙子，乃右近中将从四位上平好风之子。之所以名叫平中，有人说是因为他在三兄弟中排行老二，也有人说是因为他的字是“仲”的缘故，所以也常常写成“平仲”(据《弄花抄》^⑦记载，平中的中应读作浊音)。总之，称他为“平中”，就如同将在原业平^⑧称为在五中将一样吧。

这样说来业平和平中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。两人都是皇族出身，都生于平安朝初期，都是美男子而且好色，都善于写和歌。前

① 平安中期的长篇小说，紫式部著，作品描写了四代帝王七十余年的人生，文笔流利，内容丰富，并巧妙融入古今内外的众多诗歌典籍，为日本物语作品的杰作。

② 四辻善成著，收录了此前的诸家学说并做出评论，成书于一三六七年前。

③ 即《今昔物语集》，平安后期的故事集，共收录描写了人类生活诸态的故事千余个。

④ 平安中期的和歌物语，前半部分为歌人及和歌介绍，后半部分为与和歌相关的说话集。

⑤ 即《古今和歌集》，编于平安初期的日本第一本敕撰和歌集。

⑥ 延长(923—931)，平安前期醍醐、朱雀两位天皇在位时的年号。

⑦ 三条西实隆所著关于《源氏物语》的注释书。

⑧ 在原业平(825—880)，平安初期的贵族，藤原公任所撰《三十六人撰》中记载的三十六歌仙之一。因排行第五且任右近卫权中将军一职，又名“在五中将”。

者是三十六歌仙之一，后者是入选《后六六撰》^①的人，前者是《伊势物语》^②的主人公原型，后者是《平中物语》、又名《平中日记》^③等的主人公原型。只是平中比业平的时代稍晚，从上面的涂墨故事，以及被本院侍从耍弄的故事来看，感觉他和业平有所不同，多少给人以滑稽的感觉。从《平中日记》的内容来看，不全是轰轰烈烈的恋爱谈，也有对方逃掉啦、或被对方委婉拒绝啦等情况。总而言之，还有很多以“默默无言地结束了”，或“不胜其烦，剩下独自烦恼的男人”之类的词句告终的插曲。还有一些是属于粗心大意的故事，例如平中与七条后^④身边的女官武藏，眼看愿望就要实现了，谁料次日他因公差要离开京都四五天，而他又忘记了告诉女人，结果女人慨叹男人靠不住而出家当了尼姑。

然而在中平的众多女人中，最让他神魂颠倒、不能自拔，把他捉弄得狼狈不堪，最后连性命都丢掉的女人是侍从君——世人称为本院侍从。

这女子是供职于左大臣藤原时平官邸中的女官，由于时平被称为本院左大臣，因此这女子被叫做本院侍从。那时平中只是个小兵的兵卫佐，尽管他的血统和家世不错，但官职很低，而且本人有些懒惰。他在日记里曾写过“宫中供职苦，吾只逍遥游”的诗句，总

① 藤原范兼从《三十六人撰》中遗漏的歌人和之后的歌人中挑选了三十六位编成的和歌集。

② 又名《在五中将的日记》，平安时代的歌物语，日本现存最古的和歌短编故事集，作者不详，以在原业平等人的和歌为主线，揭示了人间爱情的面面观，共收录一百二十五则故事。

③ 平安中期的和歌物语，作者不详，以平中为主人公，塑造了王朝“好事者”的典型。

④ 藤原温子(872—907)，宇多天皇的妃子，别称七条后。

之是讨厌去宫里做事，整日游手好闲吧。天皇反感他这一点，曾一度免去他的官职以作惩戒。不过另有一说是，他被免官是因为比他官职高的一个男子和他争夺某女子，而该女子讨厌那个男子而喜欢平中，所以那个在爱情竞争中落败的男子对平中怀恨在心，不断向朝廷进他的谗言。《古今和歌集》第十八卷“杂歌(下)”中有这么一首和歌：“忧患人间世，闭门谢客居。我身将遁隐，莫道是吾庐。”正如其歌序里说是“司职被免时之作”，当时平中正是起了出家之念才写下的。不过，在皇太后身边，也有一个和他相好的女官，他便写了一首“落魄之身如杜鹃，大隈到来隐山林”的和歌送给那个女子，让其在皇太后面前为他美言，同时他的父亲好风也向天皇哀求，所以不久平中又恢复了官职。

不爱做事的平中虽然怠于去宫中供职，却常常去左大臣家问安。本院乃时平府第的名称，位于中御门之北的堀川东一丁。当时，时平作为已故关白太政大臣基经^①——昭宣公的嫡出长子，又是当朝醍醐天皇^②的皇后稳子之兄，可谓权倾一时。时平(其读音按说应该是训读，不过，还是按照古时的习惯，念成音读吧)升为左大臣是昌泰二年，二十九岁之时。起初的二三年间，因右大臣菅原道真^③在任，时平多少受其牵制，但自从他于昌泰四年正月成功地陷害了这个政敌以后，便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人了。这个物语讲述的，大约是三十三四岁时的时平。在《今昔物语》中记载的这

① 藤原基经(836—891)，平安前期的公卿，谥号昭宣公。

② 醍醐天皇(885—930)，宇多天皇的皇子，897年至930年在位，共经历宽平(889—898)、昌泰(898—901)、延喜(901—923)和延长四个年号。

③ 菅原道真(845—903)，平安时代的贵族、学者、汉诗人。

位大臣也是“形容美丽，风雅无比”，“大臣的音容气度在这世上唯熏香可比，非同寻常”云云。由此，我们可以立即在眼前描绘出一位集富贵、权势、青春、美貌于一身的傲慢的贵公子形象。

一说起藤原时平，就容易让人想起在净琉璃《拉车》一剧里出现的那位恶公卿式的青眼圈脸谱。他一向被看做奸佞邪恶的人物，那是因为世人过分同情道真，也许实际上他并没有那么坏吧。高山樗牛^①曾著《菅公论》，批评道真辜负了宇多太上皇起用他以抑制藤原氏专权的厚望。也有人说像菅公那样的人是没志气的爱哭的歌人，根本算不上是什么政治家，在这一点上毋宁说时平更富于政治行动力。《大镜》^②中不只说时平坏的一面，也讲了他可爱的地方。例如说他有个习惯，一遇到可笑的事情就笑个不停，足以证明他那天真、开朗、豁达的个性。有这样一个滑稽的趣闻。那还是道真在朝，和时平二人共同处理政务时的事情。因为时平总是粗暴地处理政事，从不让道真过问，道真的一个负责记录的属下便想出一计。一天，他在把文件夹呈交给左大臣时平的一刹那，故意放了个很响的屁，时平听见立刻哈哈地捧腹大笑，怎么也停不下来。他笑得前仰后合没办法批阅文件，于是道真得以从从容容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了裁断。

时平还非常有勇气。道真死后，人们都深信他的灵魂会变成雷神向朝中大臣报仇。一天，雷击清凉殿，满朝公卿大惊失色，时平却拔出佩剑，凜然瞪视天空呵斥道：“你在世时不是位居我下吗？即

① 高山樗牛(1871—1902)，明治时代的文艺评论家、思想家。

② 平安后期成书的纪传体历史物语，又名《世继物语》。

使变成了神，到我们这个人世间来也必须尊敬我。”就像是畏惧他的气势，雷鸣竟然停了下来。因此《大镜》的作者认为，他虽是个做了许多坏事的大臣，但也是“非常具有大和魂的人”。

这样说来，时平似乎只是个鲁莽冒失、公子哥出身的捣蛋大王，但他也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面。传说醍醐天皇和这位大臣曾密谋惩戒社会上的奢靡之风。有一次时平穿着违背天皇规定的华美服装进宫谒见，天皇从板窗的缝隙中看到后立刻板起了面孔，并召来宫中职事说：“近来规戒严格，左大臣虽说位列百官首位，但穿着华丽的服装进宫也太不像话，赶快命他退下。”职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便诚惶诚恐地传达了圣旨。时平更是不知所措，也不让随从鸣锣开道，而是狼狈地出了宫。以后一个月他坚决闭门谢客，即使偶尔有人来访，也只说“因为天皇的处罚很重”而谢绝会客，连屋门都不出。这件事渐渐传开，世人都变得勤俭节约起来，其实，这是时平和天皇事先商量好的苦肉计。

平中常常去这位时平家问安，虽说并非没有献媚于权贵以求抓住升迁机会的企图，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位大臣和兵卫佐说话投缘。尽管两人从官职、等级来说有很大距离，但说起家谱和家世，平中并不逊色，而且两人兴趣、修养也相同，还都是喜欢女人的贵族美男子。因此两人经常在一起兴高采烈地谈论什么，便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了。当然，陪伴左大臣并不是平中来访的唯一目的。跟左大臣聊到深夜以后，他就估摸着适合的时机告退。但他很少直接回自己家去，只是在大臣面前做出回家的样子，其实是偷偷去女官们的房间那边，在侍从君的房间外面转来转去，这才是他来访的真正目的。

然而有件事却十分滑稽。从一年前开始，平中就经常偷偷地去那边，站在自认为是她的房间的拉门外屏息偷听，或是站在回廊栏杆边偷看，一直很有耐心地寻找机会。可是一直所向披靡的平中，这回却运气不佳，别说没能打动她的芳心，连这位风传是世上少有的美女的容颜都没有偷看到。他不只是运气差，对方好像也在故意回避他，因此平中更加烦恼。这种情况下，常用的手段是让她身边的侍女代转书信，可是尽管没有任何疏漏，送了两三次信却全然不见回信。平中经常揪住那个侍女执拗地叮问：

“你确实替我交给她了吗？”

每次，侍女都同情地看着平中的脸孔支支吾吾地说：

“是的，我已经交给她了，可是……”

“她收下了吧？”

“是啊，确实收下了。”

“你跟她说，希望一定得到回信了吗？”

“我也这样说了，可是……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小姐什么也没说。”

“她看了吗？”

“也许看了吧……”

就这样，平中越是追问，侍女越感到为难。

有一次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。

在照例详详细细地倾诉了仰慕之情之后，他又添上几句带着哭腔的话让侍女转交：“至少我想知道您是否看了我的信。不一定非要你写亲热的话语，如果看了的话，请您回一封哪怕只有‘看了’

两个字的信。”这次侍女破天荒地微笑着回来了，对他说：“今天有回信了。”然后递给他一封信。平中激动万分，恭恭敬敬地接了过来，急忙开封一看，只有一张小纸片。他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把他刚才送去的“请您回一封哪怕只有‘看了’两个字的信”中的“看了”两个字撕下来放进了信封里。

就连平中都万万没想到会收到这样的回复，一时间竟瞠目结舌。他和很多女人谈情说爱过，却从未遇见过如此故意刁难、冷嘲热讽的女人。无论如何他也是尽人皆知的美男子平中呀。一般的女人如果知道是平中求爱，都会很容易就喜欢上他，像侍从君这样厉害地对待他的一个也没有。因此，平中感觉就像被人用力打了个耳光一样，那以后很长时间再也没去找她。

此后的两三个月间不用去找那女子，非常现实的平中自然也就怠于去左大臣家问安了。偶尔去问候，回来时也不再走到女官住的那边。他告诫自己那里是不吉利的地方，总是迅速便离开了。那以后又过了几个月，一个下着梅雨的晚上，平中又去了大臣家，夜深了才出来。本来淅淅沥沥下着的梅雨突然下大了，要冒着这么大的雨回自己家令他不快。这时他忽然转念一想：如果在这样的夜晚去拜访那个人的话，会怎么样呢？虽然上次她搞的那个恶作剧是过分了点，想想很可气，不过她也是用了点心思的。也许对方这样百般捉弄自己，意在表明不讨厌我，对我感兴趣吧？可能是想让我知道她“可不像那些女人似的，一听到你的名字就喜出望外”吧？如此看来，自己还是应该坚持下去的好——由于平中内心仍怀有这样的自负，尽管被她那样苛待，也不引以为戒，不打算完全放弃。况且，在这样大雨倾盆的漆黑夜晚去拜访的话，纵然有着魔鬼心肠的

女人也不可能不动心。这样一想，他就情不自禁地匆匆朝那个应该忌避的方向走去。

“哎呀，我以为是谁来了呢……”

来开门的侍女透过夜色，看到大雨中无精打采地站在外廊地板上的平中，异常吃惊地说。

“您好久没来了吧？我以为您已经放弃了呢。”

“没有啊，怎么可能放弃呢？男人遭遇到那种对待，会爱得更强烈。从那以后没再来，是因为我觉得总是纠缠不休也很失礼。”

平中故作冷静，以免露丑，但声音颤抖得连自己都觉得可笑。

“虽然过了很长时间，但我一天也没忘记过她，一直一心一意地想念着她。”

“您要带信吗？”

侍女不理睬他啰里啰唆的诉苦，直截了当地问道。

“我没拿什么信来，反正她不会回信，写了也没用。不过，姑娘，拜托你，哪怕就一小会儿，哪怕就看一眼，不，哪怕隔着东西，请让我见见她，听听她的声音。我是实在控制不住思念之情，才冒雨而来的，能不能稍微可怜可怜我呀？”

“可是其他人还没睡，现在恐怕不太方便……”

“我会等，不管到什么时候。直到其他人都睡下为止——今晚不見到她的面，我不打算离开此处。”

平中一个劲地这样说。

“姑娘，拜托你了，真的。”

他像个磨人的孩子一样喋喋不休，抓住侍女的手不放。侍女用半是吃惊、半是害怕的眼神盯着这个男人扭曲的脸孔，无可奈何

地说：

“那么您真的会等吗？如果等的话，我只能在其他人走了以后试着说说看。”

“多谢姑娘，全靠你了。”

“可是，时间还早着呢。”

“我有心理准备。”

“真的只是转达，她见不见您，我可不能保证。”

然后，侍女又道：“请您站在那边的拉门前面等，尽量不要让人看见。”说完退入了房间。后来，平中不知站了多长时间。夜渐渐深了，可以听到人们准备睡觉的声音，不久女官们的房中变得寂静无声。突然，平中倚靠的拉门里面好像来了个人，咔哒一声摘开了门钩。

“太好了。”他试着推了推拉门，轻易地就推开了。平中感到像做梦一样，心想：“今晚她终于被我打动了，答应了我的请求。”他兴奋得直发抖，蹑手蹑脚地溜进去，从里面挂上了门钩。房中漆黑一片，刚才他仿佛听见有脚步声，此刻却看不见人影，只能闻到整个房间里弥漫着浓郁的熏香味儿。平中在黑暗中摸索着一步步前进，逐渐爬到了像是她卧室附近的地方。他估计差不多了，就伸手去摸，他的手触到了披着丝衣躺在床铺上的身体。纤细的肩头、姣好的头形，准是她没错。他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发，感觉她浓密的秀发像冰一样凉。

“您终于愿意见我了……”

对这类场合一向应付自如的平中，由于太喜出望外了，竟然一下子想不出合适的词语来，而情不自禁地抖个不停。好不容易说完这

句话后，就只是一声接一声地叹息个没完。他双手从她的头发上移到脸颊上，使她的脸颊正对着自己的脸，想要看清她那据说很美的容貌。可是不论脸和脸靠得多近，由于两人之间黑漆漆一片，还是什么也看不清。就这样凝视了一会儿，似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微白的幻象。女人在这期间一言不发，默默地由着平中摆弄。平中来回抚摸着女人的整个脸颊，根据触觉想象它的轮廓，可是女人仍然柔软地伸展着身体，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完全听任男人的摆布。她的无言只能令男人感到她已完全顺从于他了。当女人感到男人开始有什么动作时，似乎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一边说“等一下”，一边挪开了身体。

“……我忘了挂上那边拉门的门钩了，我去挂一下。”

“马上就回来吧？”

“嗯，马上……”

女人所说的拉门就是现在的隔扇，是用作与隔壁房间的隔断的东西。如果那儿的门钩不挂上，就有可能从隔壁房间进来人，所以平中无可奈何地放开了手。女人起来后，脱掉了套在外面的衣服，只穿着单衣和裤裙就出去了。这段时间，平中宽衣解带躺下等她，可是，虽然明明听见挂门钩时咔哒响了一声，却迟迟不见女人回来。隔扇就在不远处，她怎么耽搁了这么半天呢？……说起来，刚才门钩的声音响了以后，好像听见女人的脚步声逐渐远去，之后这屋里便没有一点动静了。他总觉得不大对劲，便悄声问道：

“您关好了吗？……如果……”

可是没人回答。

“如果……”
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爬起来走到隔扇那边。一看他才发现怪了，这边的门钩开着而那边的门钩扣着。原来女人逃到了隔壁房间，从那边扣上门钩后去了别处。

难道自己又被这女人给捉弄了吗？……平中呆呆地靠着隔扇站在黑暗中。可是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深更半夜，故意把人家引诱到自己的闺房，却在关键时刻躲藏了起来。在这之前，她做得已经很过分了，但今天的事更是不可思议。事情好不容易进展到这一步，就在今天，离终于得尝素日倾慕之愿——尽管刚才抚摸她那冰凉的秀发，触摸她那柔软的面颊的感觉还残留在手中——只差一步之遥的时候，竟眼睁睁地让她溜掉了——已握在手里的珍珠居然从手指缝中滑落了——想到这里，平中流下了懊悔的眼泪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刚才女人起来去关门时，自己也应该跟着过去呀。糟糕的是自己太疏忽大意了。大概女人正是想试试他有多高的热情吧？如果他由衷地为今晚的约会而感动，当然一刻也不会离开她的身边。而自己却躺着不动，让她一个人去关门，她一定很不满意。也许她心里想：“稍微对他表示了一点儿热情，他就如此得意忘形，还要多多惩罚他才行。抱歉得很，要想得到我这样的恋人，还需要忍耐再忍耐……”

以这女人乖僻的个性来推断，估计她回来的希望不大，但平中还是不死心，时不时侧耳倾听隔扇那边的动静。最后他回到睡铺，也不马上穿上衣服，而是一会儿抱抱、一会儿摸摸那女人的衣服和枕头，还把脸贴在那枕头上，把她的衣服套在身上，长时间一动不动地趴着。他想：“……好吧，管它天亮不亮呢，就一直这样待在这里，被人看见时再说……我就是这样固执地坚持下去的话，她也不

得不让步而返回来吧……”他这样胡思乱想着，在笼罩着她的浓郁香味的黑暗中，听着寂寞的雨声，一夜没合眼。将近拂晓时，外面渐渐响起了嘈杂的人声，平中觉得实在无脸待下去，便偷偷地溜走了。

自打这件事以后，平中对待从君愈加认真而投入了。如果在此之前，他还是以几分游戏的心态追求她的话，从那以后却是完完全全地坠入了情网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照这样热情高涨下去，眼看就会陷进那个人预备的圈套之中，但他还是一步一步地被引入圈套，怎么也控制不了自己。而且，除了托侍女带信之外，他想不出更好的主意，只有在信的写法上绞尽脑汁，用各种各样的词汇，反复为自己那天晚上的过失道歉——我虽然也感觉到您会考验我，还是一不小心犯下了那天晚上的错误，我真是懊悔之极。也许您觉得这证明了我对您的热情不足，但是，请您看在去年以来我一直都不曾气馁的分上，对我稍加怜悯，再恩赐我哪怕一次像那天晚上一样的机会好吗？——大意不过如此，却是用尽了各种各样的甜言蜜语写的。

不知不觉间那一年的夏天过去了，到了秋末，平中家篱笆上的菊花开始芬芳吐艳了。

这位古今知名的花花公子，不仅爱慕人间美色，对植物之美也有一颗慈爱之心，特别擅长栽培菊花。在《平中日记》里，有这样一段：“这男子还喜好在庭院里植花种草，种植最多的是美丽的菊花。”还说，“在一个美丽的月夜，一群女子趁着平中不在家时偷偷地来赏菊，把写有和歌的纸条系在长得比较高的花茎上之后就回去了。”《大和物语》中也记载有：住在仁和寺的宇多太上皇——亭子院天皇曾召见平中说：“我想在佛前种菊花，你献上好菊花来。”平中恭恭敬敬地正要退出去时，太上皇又叫住他说：“你将菊花配和歌献上，不然我不收。”平中更加诚惶诚恐地退下，从自家庭院里盛开的菊花中挑选了几株出色的，并为花配上和歌，献给了太上皇。《古今和歌集》第五卷“秋歌(下)”中附着“仁和寺的宇多太上皇命我献菊花时需附上和歌，奉诏作歌”序言的即是这一首。

秋去重阳过，菊残尚有时。

花颜虽变化，花色却增姿。

且说到了他精心栽种的菊花都香消玉殒的那年冬天，一天晚上，平中去本院大臣的家里问安，东拉西扯地陪大臣聊天，除他以外还有五六个公卿也在座。起初还很热闹，渐渐地客人们陆续都走了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只剩下大臣和他两个人了，打算要回家的平中也想找机会退出来。只要剩下他俩时，时平总要谈论女人，这已经成了他们两人的习惯。当时平问起“你最近没有什么收获吗？不必对我隐瞒啊”时，平中虽然心不在焉，无奈已失去了离座的好时机，只好又谈了一会儿只有在亲密的朋友间才会说的私密话。平中不知大臣最近对他与侍从君的事是否有所耳闻，担心大臣会说出这件事来挖苦自己，心里一直惴惴不安地暗暗提防，所以总是聊得不起劲。这时时平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，突然把坐垫从上座移过来，贴近平中说：

“有件事想跟你详细打听打听……”

“果然要问了。”平中想着，心里咚咚乱跳。

时平笑嘻嘻地说：“哦，冒昧地问你一件事，那个太宰府长官大纳言家的夫人……”

“哦，哦。”

平中应着，莫名其妙地注视着时平的笑脸。

“那个夫人，你一定知道吧？”

“是哪个……夫人呢？”

“别装糊涂，知道的话还是老实说知道的好。”

看到平中慌慌张张的样子，时平又往近靠了靠。